



佩枪的朱丽叶

他看着她模糊的口红，像吃过草莓果酱没抹嘴，异常性感，若不是怕她召警，他即时即地想在那唇上种一个吻。

东野
◎



佩枪的朱丽叶

他看着她瘦弱的口红，像吃巧克力蛋糕般抹嘴，真带性感，
若不是怕她害羞，他随时想在那唇上种一个吻。

朱丽叶



朱日升匆匆赶到圣三一医院，好友林凡已在门口等她。

林凡只与她交换一个眼色。

她随林凡乘电梯到五楼。林凡把一套看护制服连白色鞋袜交她手里，推开更衣室门。

日升迅速换上护士制服。

林凡帮她束好头发，小心戴上白帽。看上去，日升已转装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林凡让她捧一只载着药物的不锈钢盘子，跟在她身后，一直往七楼走。

私家病房处站着保镖，看到护士长走近，朝她们点头。林凡推开房门，与日升一起走进。

一想到林凡为她担那么大的干系，日升心中好不感激。

病房分起坐间及卧室两部分，林凡什么也没说，示意日升进去探



访病人。

日升知道只有三分钟，她走近病人。

病人闭着双眼，已不能言语。

日升心酸，平时那样英伟的一个人，发号施令，运筹帷幄，不到半年，竟叫病魔折磨成干尸般。

日升轻轻握住他的手。

病人仿佛有知觉，努力睁开双眼，先是看到白色制服，然后，他忽然认出是日升，瘦削憔悴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

日升朝他点点头。

他吁出一口气。

日升亲吻他的手背。

这时，林凡轻轻咳嗽一声。

病人心中有数，也向日升微微点头，这是最后一面了。

日升放下他的手，转身随林凡离开病房。

时间计算准确，在走廊已碰到私人看护匆匆回转，迎面而来，还有病人的两个女儿。

她俩还穿着晚礼服，化妆有点残，嗅得到酒气。

都早上六点多了，她俩似刚自舞会回来。

林凡和日升与她俩擦身而过。

日升换下衣帽交还林凡。

好一个护士长，与朋友拥抱一下，静静离去。

若不是她，日升很难见得到继父刘汝森最后一面。

回到车上，日升吁出长长一口气，突感鼻酸。

她回到家里，见母亲坐在露台看风景。

日升到厨房斟杯热茶，坐到母亲身边。

傅女士问女儿：“见到了？”

日升点头。

“怎么样？”

“嗯。”

“还认得你吗？”

“认得。”

傅女士点点头：“有说话否？”

“没有。”

傅女士已经明白，她放下杯子：“我要上班。”

她主持一间叫“傅”的时装公司，专门发掘本市设计人才，栽培不少学生，好几个已在国际扬名。

一向，这事业给她收入、尊严及寄托，这份工作救了傅佳的性命。

母亲出门。日升连忙更衣沐浴。

她也有职位，在大学教书。

二十三岁取得博士学位的她教机械工程：“关于矢函数自第一章读到第五章，熟习例题，每周测验，十月中期考，十二月初大考，我的网址是……交功课或疑问，请寄电邮。”

尽管母女两人均有正当职业，刘家上下还是把她们当蜘蛛精。

刘汝森病了半年，她们都不能与他见面。



前刘太太联同两子两女兼保镖严密监守病房，不允闲人闯进。

傅女士并不想勉强入内，是年轻的日升想见刘汝森最后一面。

傅女士回到店内，处理一些文件，又见了一个设计科学生，请他留下设计及样板。

上午十时左右，店堂里水晶灯上灯泡忽然轻轻炸开，火花四溅，店员吓一跳，连忙唤电工。

傅佳心里有数，轻轻披上外套，抓紧领口，走到对街的市政总图书馆。

她挑熟悉的角落位置坐下，怔怔落泪。

十二年前，她在这里认识刘汝森。

她喜欢到中央图书馆找数据，好几次都看到一个英俊高大的男子坐在角落处理文件。

文件那么繁复，照说他应该拥有宽大办公室，但是他与她一样，选择静寂肃穆公共图书馆，一坐个多小时。

端坐长窗阳光下的他有一种朝气，傅佳被他吸引。

她对着他，在不远处坐下，细细打量他。

他把西服外套搭在椅背，卷起袖子，不停批阅。

一个人在凝神工作时总有一股特殊美态，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漂亮男子，傅佳眯眼吃冰激凌。

那时小日升才十岁，小学尚未毕业，每日由保姆带着上学放学，当中一段时间，傅佳留在店后小小写字楼忙碌工作，但一抬头，总觉得寂寥似一把尖刀，插到她心中。

傅佳不知那漂亮男子姓名，每日，他自十时坐到十一时许，直到秘书或助手模样的人催他离去。

傅佳在对面看牢他大半年，他都不觉得。一次，傅佳想看他背影，走到他身后不远处。

啊，他有那样宽厚肩膀，浓眉长睫，西式头剃得相当短，头后与腮帮一片青色，手臂上汗毛长茸茸。

傅佳在日志上称他为毛臂先生。

当下他第六感察觉有什么在脑后，放下笔微微侧身。

傅佳实时闪避。

那时，她孀居已有五年。

她自问心如止水，并不想知道他是谁。

他左手无名指上明显戴着白金指环。

他已婚。

第二天，她转换一个位置，仍然看他工作。

秘书来唤他时，他看看身后，静静离去。

这时，傅佳猜想他已知道有人在凝视他。

果然，过了一个星期，他放下纸笔，轻轻走近，低声问：“我们认识吗？”

傅佳大方回答：“并不。”

“那请问你何故看牢我？”

傅佳忽然微笑：“因为你看好。”

那人扬起一角眉毛，没想到端庄秀丽的她如此率直大胆。



傅佳补充：“你或许不知道，女人也擅用双眼。”

他绝倒。

好有趣的女子，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叫刘汝森。”

“你好。”

“你呢，请问你的姓名？”

这时他的秘书在他身后叫他：“部长。”他低声在上司耳畔说几句。

刘君点点头，秘书替他穿上长大衣。他的衣服十分贴身，所以特别好看。

傅佳一向喜欢男子在西服外加一件大衣，她双眼露出欣赏神色。

他看到了，朝她颌首。

秘书替他收拾桌子上文件杂物。

他也随即走开。

傅佳本来要回店，她迟疑一下，走到二楼计算机室找数据。她键入搜索引擎找“刘汝森”、“部长”，数据在三秒钟之后一股脑儿打出。

傅佳连忙付款打印。

带着资料回店，保姆携小女儿探访。

十岁大的日升在大节要参加几个舞会，前来挑选晚礼服。

职员亲切招呼。

小日升十分有主张，她挑一黑一灰两件，塔夫绸与乔其纱都是好选择。

量好尺寸，保姆与她回家。

职员说：“傅小姐你呢，与日升做一式一样子母女装多可爱。”

傅佳无处可去，但也不想到处走。

她摊摊手。

“傅小姐你试穿一下戴力南的新设计。”

她拎出一件灰紫晚礼服，样式简单，小小低胸筒型裙子，腰身扣得极细，最别致是小外套其中一边袖子，料子在臂弯处打转，折成一朵立体玫瑰花模样，傅佳喜欢两边不相等设计，特别俏皮别致。

“吉子，你去试穿。”

吉子高兴地答允。

傅佳趁她不在，坐到柜台后，轻轻自手袋取出数据阅读，那是官方网页，图文很完善。

一帧近照是他站在办公桌前，微微侧身，深色西服与领带配白衬衫，手放膝上，炯炯有神看着镜头，说明是能源部部长刘汝森。

不知怎地，傅佳有点紧张。

她想到读大学时，某年在精品店无意买到一本小小裸男彩照集，霎时看到那么多违禁部位，有点惊骇，可是她一直把小书放在内衣抽屉里，偶然翻阅，感觉与今日偷读刘汝森资料一样。

他四十岁，已婚，育有两子两女。

妻子叫岑琦，陪两个十四与十二岁儿子在伦敦读书，两个女儿比较年幼，在本市学习中文。

他有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家庭。

政府办公大楼在市政总图书馆斜对面，他躲到阅读室工作，想必



是为着避开繁杂电话电讯的缘故。

他额角最好看，发线中央有天然桃花尖，西人叫寡妇尖……

她把他当艺术品欣赏。

这时吉子更衣出来，傅佳连忙把资料收好。

吉子年轻，穿那套晚礼服一亮相，已有女客在店堂玻璃窗外驻足，接着推门进来问价。

客人问：“红色，红色会更好看吗？”

傅佳据实回答：“黑色会更加漂亮。”

第二天上午，她到阅读厅坐下，一直到中午，没看到刘汝森。

把他吓跑了。

昨天，他脸上就有腼腆之色。

她太露胆，叫他警惕。

傅佳有一丝惆怅，她做得不够含蓄。

她失去他。

他以后大抵都不会来图书馆。

傅佳收拾杂物正想离去，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男子朝她走近，傅佳认得他是刘汝森的秘书。

“女士，”他那样叫她，“请留步。”

傅佳看着他。

年轻男子一怔，呵，这双美目含有太多哀恸。

他轻轻说：“部长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他把一只信封递到她手上，礼貌离去，不多说一句话。

傅佳把信拆开，是钢笔手写的一封信。

他这样说：“今日我一早赴阿联酋开会，为期三日，星期五可以返回本市，公务繁忙，身不由己，狗一般生涯，想起你或许会牵挂我，犹如看到一丝金光，汝森。”

傅佳持着信，不知待了多久。

这是一封情书。

他给她捎情书来。

由此可知，在半年前她开始端量他，他已经知道。

不过，他比她掩饰得好，他不让她知道。

他晓得她在看他。

他俩虽然是陌生人，他还不知道她名字，但感觉上已经相识良久。

傅佳紧张起来。

她又觉心酸，怔怔坐在阅读室，不知过了多久。

直至吉子也过来找她。

“戴力南在店里，他想与你合办举行时装展览。”

傅佳连忙赶回店内。

连续几日上午傅佳仍然在阅读室读资料。

她在看一本历代女式泳衣记录。

原先刘汝森坐的位置，此刻有一对年轻男女，两人心不在焉，偷偷亲吻。

傅佳低头。

啊，接吻，人类是唯一懂得以亲吻调情的动物。



东野

圆舞系列

傅佳自问早已忘却亲吻滋味，她不自觉轻轻抚摸自己的嘴唇。

角落虽然偏僻，管理员仍然注意到，走近低声劝谕，少男少女讪讪离开。

傅佳连忙低头。

吉子与福子两名助手兴奋地与设计师开会，筹备别致时装展览。

等到星期五，傅佳几乎不敢出门。

她忽然情怯。

那是一个雨天，十时许仍然天暗，她自店里走出，到图书馆大门，还未进去，一辆停在附近的车门打开，有人走下。

“喂你——”

他轻轻叫。

傅佳一抬头，看到刘汝森。

原来他那么高大，上班穿平跟鞋的傅佳只到他耳根。

她没想到他在门口等她，怔怔退后一步。

他轻轻踏前：“我好不想念你。”

中文就是这样奇怪：好想念，不想念，意思都很明白，好不想念，却是异常思念，与字面刚刚相反。

傅佳不语。

他轻轻说：“我们到别处说话。”

他示意她上车。

她摇头：“不。”

他脱下大衣举起，替她遮雨，叫她钻到他身边。

她又说：“不。”

这时有一对看似日裔的老年夫妇走到檐下避雨，就站他俩身边，个子矮小，蘑菇似，穿着同样中性米色雨衣雨帽，像漫画人物。

刘汝森再次试探：“那么，到对面咖啡店坐一会儿。”

这时雨下得颇大。

那对老年人索性进图书馆避雨。

刘汝森扶着她的手，过马路进到咖啡店。

他们在角落坐下。

座位小巧，高大的他坐得不甚舒服。

他低声说：“我想告诉你，是我先看见你。”

傅佳看着他。

他今晨没刮胡子，一腮帮胡楂，反而好看。

他微笑：“半年前，六月十一日，你穿着白衬衫与黑色长裤，站在扶梯上，找一本不知什么书，找到了，十分喜悦，立刻坐在角落翻阅。”

傅佳发呆。

什么？

“我被你那惊喜交集的表情吸引，坐在你对面，细细欣赏你，你却不察觉对面有异性为你失神。”

傅佳睁大双眼。

“就是这个童真表情。”

这时咖啡上来，他放肆地放下两颗糖与大量牛奶，一口气喝完，又叫甜圈饼，他嗜甜。



对于这个漂亮已婚的能源部长，傅佳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说：“我每早到图书馆，不外是为看见你。”

“不，”傅佳意外，“这话应由我来讲。”

他微笑：“什么，你到阅读室，为了看我？”

这男子恁地调皮！

傅佳警惕。

她以为她占上风，以为，但这刘汝森才是专家。

她凝视他。

“现在，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傅佳忽然微笑。

她不相信他还不知道她名字。

他也笑，露出雪白尖锐犬齿。

傅佳提醒他：“部长，你已婚。”

他毫不掩饰：“我有二子二女，分居妻子在伦敦居住。”

傅佳静静聆听。

“岑琦是中英混血儿，娘家在苏利，她不喜闹市生活。”

他的子女，有四分之一英人血统。

聊着家常事，两人都不愿离开咖啡座。

终于吉子打电话给她：“老板娘你在何处？何家有三位千金在店里等你。”

傅佳对刘君说：“我要上班。”

刘汝森意外：“你有工作？”

傅佳有点自负：“我一辈子都在做事。”

“我送你。”

傅佳推辞。

可是刘汝森一直尾随。

傅佳离开大学之后还未曾被异性紧追，她觉得耳朵麻痒。

他四十，她三十，两人都结过婚，有孩子，虽不算很中年，却也绝不年轻。

忽然有少年情怀，傅佳讶异不已。

他的司机追上与他说话。

刘汝森叫：“喂你——”

她停步转身。

“请把地址告诉我，今晚七时，我来接你吃饭。”

傅佳轻轻答：“刘先生，我有家人，我每天都陪女儿吃饭。”

刘汝森一怔，没想到天真的她已婚，这时傅佳已经快步跑过马路。

傍晚回到家里，她双耳仍然烧红。

她把耳环摘下，才发觉两只耳环不成对，一只是圆钻，另一只是一朵花。

脱外套时又发觉整天扣错纽扣，一高一低，吉子她们也不提醒她，大抵以为款式故意如此。

还有一事叫她讶异。

何家大小姐看到那辆黑色大车，说：“那不是刘汝森的车吗，傅小姐也认识他？汝森认识全城美女。”



由此可知，他甚得异性欢心。

她不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

傅佳双耳更无法听话。

第二早她仍在图书馆处等他。

他微笑：“我要开会，中午一起吃饭好吗？”

傅佳答：“我约了女友，我从不与异性午膳。”

他无奈：“中午晚上都不行？”

仍在下雨，傅佳穿件窄腰身大衣，帽子与肩领尽湿。她转身进图书室，在该处消磨整个上午。

她在看一本叫《衬裙》的照片集，不是内衣，是里裙，花样也真不少，叫傅佳看得津津有味。

傍晚，她接女儿放学。

小日升看到她，高兴地大声叫妈妈。

晚餐吃蛋饺。

日升说：“所有饺子形状都可爱。”

“照着金元宝样子做。”

日升骇笑：“华人统统是财迷。”

“五千年痛苦经验，知道财可通神。”

“妈妈我们有钱否？”

傅佳忽然笑：“日升你不必担心这些。”

她父亲略有些产业留给她。

整个晚上，傅佳都听见有人叫她：“喂你——”

她忍不住说：“我叫傅佳，傅——佳——不是喂你——”
喂你——

两个成年人忽然变回少年，用十分拙劣的手法调情。

这就是人们渴望恋爱的原因吧。

恋爱！

傅佳大吃一惊，自床上跃起。

天已经亮了，女儿与保姆正准备出门，要在上课前去打曲棍球。

日升挣扎着穿上大衣，她已高不少，肩膀宽如女泰山，衣服又嫌小，傅佳连忙取出她的外套。

日升却笑，保姆说：“你的衣服她早不合身，她已一百十二磅，你才一百零五。”

“妈，你像枝竹竿。”

“日升，你要节食，女孩太结实不好看。”

保姆说：“她是龙门，个子小吃亏。”

傅佳十分无奈：“我待会替你买十号的大衣。”

“妈，索性十四号好了，不必逐码添加，太麻烦。”

“啊！”

她店里的客人，衣服腰身差四分之一寸都坚持修改，衣不挣缝嘛。

傅佳说：“我不认识穿六号以上的女性，人家穿零号，或是加小码，一到四号，立刻改吃醋沙律。”

她俩笑着出门，天边北极星清晰可见。

寂寥。